

岛田庄司精选作品合集（全18册）【日本推理小说之神，新本格派导师岛田庄司，当今日本乃至全世界推理舞台最重要的一支力量，共18册】

作者：[日]叶真中显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岛田庄司精选作品合集（全18册）

作者：【日】岛田庄司

出版社：新星出版社

总目录

CONTENTS

[盲剑楼奇谭：全2册](#)
[鸟居密室](#)
[黑暗坡食人树](#)
[占星术杀人魔法](#)
[斜屋犯罪](#)
[螺丝人](#)
[异邦骑士](#)
[异位](#)
[北方夕鹤2/3杀人事件](#)
[出云传说7/8杀人事件](#)
[奇想，天动](#)
[寝台特急1-60秒障碍](#)
[死亡概率2/2](#)
[御手洗洁的舞蹈](#)
[御手洗洁的旋律](#)
[御手洗洁的问候](#)
[夏天，十九岁的肖像](#)
[屋顶上的小丑](#)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盲剑楼奇谭：全2册

作者：【日】岛田庄司

译者：吕灵芝

出版社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21-04-01

ISBN：9787513343893

目录

CONTENTS

[前往金泽（上）](#)
[盲剑楼奇谭](#)
[疾风无双剑（上）](#)
[疾风无双剑（下）](#)
[前往金泽（下）](#)
[尾声](#)

前往金泽（上）

1

吉敷竹史站在东京大学赤门右首侧那座综合研究博物馆举办的“从赤门到金泽”展会中。他来这里是因为听闻在金泽东茶屋街经营“听香茶屋”的通子也展出了作品，不过在观展途中被一幅日本画吸引，再也迈不动步子了。于是，吉敷驻足久久凝视，不肯离去。

这是一幅华丽的装饰性绘画，作者是名为鹰科艳子的日本画家。画中包含了许多强烈吸引吉敷的要素，使他双脚如同扎了根似的动弹不得。若是过去在那些讲谈本或漫画书中，倒可能看见这样的剑豪画，但他从来没有在二科展等大型艺术展会上看到过这种画作的记忆。因为这种题材过于通俗，权威画家基本上不会选择它来进行创作。画面描绘了一名容姿俊朗的剑客瞬间挥剑的动作，笔触写实而热情洋溢。

这幅画作可能描绘了歌舞伎的某个场面，标题写着《盲剑大人》。吉敷没听过以此为题的歌舞伎剧目。更何况，画中的剑士面容美貌，也是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任何一名歌舞伎演员无法比拟的。只见他鼻梁高挺，双眼细长，目光清澈美丽，一双眸子如同玻璃球或是宝石，反射着隐隐光华。他比妆容精致的女人还要美丽，或许可称宝冢[1]风格。虽然画中流露出女性画家对美男子剑客的美好幻想，却也蕴含着罕见的气魄。

乍一看，这幅画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，但吉敷渐渐意识到，那可能是受到了画题的影响。剑士身处一片昏暗中，面部宛如沐浴在聚光灯下，美丽得甚至有些异样，很容易让人感觉画作流于美人画的俗套。

画中捕捉到剑士从上至下斜挥长剑的动作，由于动作迅疾，画面上看不到剑的模样，只见一道利刃反光留下的宽阔轨迹，如同织入了金银线的布匹。刀尖处还能看见似是刚刚被斩断的男性手足，在空中划过。这使得画作不像女性作品，反倒更接近男孩子的梦想，但又远远没有这么单纯，而是散发着神秘气息。

首先，俊美剑士的身体越往下便越淡薄，到小腿处已经完全消失。剑士脚下的榻榻米、剑士面对的坐垫、黑色单人膳台都清晰可见。也就是说，这位俊美的剑士似乎没有双腿。那么，他是幽灵吗？这幅画描绘了此世不得而见的俊美亡灵吗？

奇妙之处不只这些，剑士还背着一个婴儿。他身上套着一件育儿褂，包裹着一个小小的婴儿，孩子正把脸贴在剑士背上酣睡。这位俊美的剑士似是身负婴儿拔刀而立，闯入了这间铺着榻榻米的屋子里。加之这位奇妙的剑士还不是现世之人——真可谓异想天开，突破桎梏的创意。可是，这位女画家为何要用日本画颜料创作这样一幅奇怪的作品呢？

另外，背景处的两名女子还让画面透出了几分华丽色彩。她们虽然身处远景，形象微小，却都穿着金银、朱红、焦茶等色彩交织在一起的华丽和服，想来应是花街的艺伎。

吉敷之所以被这幅画吸引得走不动路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特殊的题材和构图，还有画家的姓名。鹰科艳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，因此吉敷对她有印象。不但有印象，他看着看着，还记起自己曾跟这个人简单说过几句话。然后，他还想起了她的面孔、体态以及略微沙哑的声线。

若问两人在什么地方交谈过，那便是通子在金泽那家店的隔壁。是通子领他过去的。换言之，通子在金泽东茶屋街经营的镀金饰品店旁边是一家小小的画廊，不知多少年前，这位画家在那里开过个展。吉敷在那个狭窄的会场中，听通子介绍了这位女性日本画家，两人还打了招呼，简单聊了几句。

因为是画家的个展，画廊里展出了她的一系列作品。那天是星期日，小小的画廊里挤满了看展的客人，使他们无暇多聊。吉敷又是利用周末到金泽来玩儿的，没有时间跟画家改日再会，所以两人只站在一起说了不到一分钟的话。尽管如此，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之所以印象深刻，原因不止一个。首先，这位女画家是通子的店面及画廊店面的持有者，也就是通子的店铺房东。正因为这样，通子才会出于礼貌向她介绍了自己的丈夫，吉敷也是带着这个认知跟她进行了交谈。还有一点，这位画家身上散发着奇特的气息，同时又具备了金泽人特有的魅力。因此，吉敷当时并没有把她当成画家，反倒感觉她是以招待客人为职业的女性。

有魅力并不意味着她是个美人。美人固然是其中一个因素，但她的体态和举止都散发出一种优雅的气质，就

连因为职业关系见识过更多人的吉敷，也很难想到跟她类似的女性。换言之，哪怕她身在陪客行业，也不属于银座那种类型，而是东京看不见的类型。

听闻她的过往之后，吉敷顿时明白了这种气质的源头。原来，她是号称金泽第一、众人所谓“盲剑楼”的艺伎屋之女。她母亲乃是在东花街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著名艺伎阿染，引退后继承的艺伎屋便是盲剑楼。

盲剑楼创始于江户初期，历史悠久，早在金泽的茶屋群和东西花街成型之前便已存在，可谓老店中的老店。这间艺伎屋有着不世袭的传统，代代皆由楼中最优秀的艺伎来继承。哪怕是楼主之女，若艺不如人，也没有继承资格。

话虽如此，也并非没有楼主之女继承的例子。只要实力到位，完全可以继承。可是，艳子虽然具备了实力与资质，却没有继承盲剑楼。原因是其母阿染不希望女儿继承艺伎屋，而希望她像普通人一样结婚。另有一点，是因为一九五九年，盲剑楼在火灾中全毁了。

阿染借此机会将楼转手他人，自己则在茶屋街边缘买了一栋房子，在二楼生活起来。一楼店面开了崇尚“和魂洋才”的创意餐厅与和风咖啡厅，但这些都不是阿染亲自决定，而是碰巧有人想租下店面开这样的店罢了。阿染只收房租，从来不管经营，因为阿染自身怀有不再参与任何经营活动的决心。她没有结婚，战后一直过着安静的生活，从不对他人甚至血亲提起背后的缘由，并在一九七六年静静地去世了。

一九五九年盲剑楼烧毁时，艳子年方二十四岁，由于母亲不再经营艺伎楼，艳子从此便离开花街，与一名平凡的银行职员相亲并结了婚。她与家人住在这座房子，也就是目前通子租下的茶屋街店面的二楼，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。可是艳子没有母亲那样的男人缘，在昭和纪年结束的一九八九年，她的丈夫就病逝了。

艳子的丈夫本就体弱，工作上没有出人头地，夫妻之间也很长时间没有孩子。原因似乎是丈夫的精子发育不良，经过痛苦的体外受精，艳子终于在四十岁成功怀上了孩子。在母亲阿染去世的一九七六年，艳子生下了家中独女。

可能因为艳子生于花街，家庭结构比一般人的略显特殊，其母阿染没有丈夫。也就是说，艳子没有父亲。不过，倒是有个类似父亲的人。那人名叫盆次，是专门照顾阿染起居的盲剑楼牛太郎。所谓牛太郎，就是负责揽客和包间助兴的职位，可是盆次口吃、瘸腿、认不得几个汉字，又不会打算盘算数，而且智力有些低下，难以完成这种需要机灵应对的工作。

话虽如此，他却对阿染言听计从，把照顾艺伎生活、楼内打扫、盥洗衣服、炒菜做饭的工作都包揽下来，每天勤勤恳恳。楼里的女人都把他当成傻瓜，可是艳子认为，盲剑楼若没有了他，恐怕会无法支撑下去。

盆次整日与母亲阿染待在一起，一刻都不停歇地为楼主工作。所以，艳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不自觉地把盆次当成了父亲。不过长大以后回首往事，艳子觉得他可能从未有机会与母亲发生肉体上的关系。因为盆次丝毫不具备让女人动心，或是做出一些妥协的魅力。

盆次每次开口说话都异常耗费时间，待到艳子成人之时，他的口吃更是恶化到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程度。若是与他说话，他就会憋得嘴角冒出唾沫，皱着一张脸苦闷不堪。然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勉强挤出比任何人都灿烂的笑容，让大家更是对他唯恐避之不及。盆次自己仿佛也放弃了与人对话，干脆以哑巴身份过活，打手势与周围交流。

盲剑楼烧毁后，盆次变得无家可归，所以艳子邀请他到新家与母亲一起生活。可是任凭她百般邀请，盆次就是不愿意与阿染和艳子一同生活，只在附近租下一个廉价房间，天天过去照顾卧床时间越来越长的阿染。

与盲剑楼相比，阿染后来买的房子显得很小，艳子也能理解他的想法。此外，他还考虑到艳子若是与他这样的人生活，可能会影响到婚事。确实，金泽的人思想保守，对花街出身的人格外严苛，盆次常年处在花街这种女人世界，自然深谙此种世道。

不再经营艺伎屋后，阿染的手头就越来越不宽裕，花在医疗上的钱越来越多。盆次得知此事，在生活上概不依赖阿染，而是在出租屋对面的酒馆里找了一份厨子工作，每天低调地干活。待到这种工作不好做了，他便在家做点副业，靠自己赚得一份口粮。就这样，直到阿染去世，他都一直伺候左右，然后又默默地安排好了阿染的葬礼，可谓出尽了全力。自从开始照顾阿染的起居，盆次似乎就下定了决心，要一辈子侍奉阿染，并且践行了这个决意。

母亲去世，房子空了出来，艳子自己又结了婚，已经无须担心什么。于是艳子再次邀请盆次到茶屋街的房子生活。可是盆次依旧固执地摇头，每天从出租屋来到艳子家，为她照顾尚未断奶的女儿赖子。等赖子上了小学，盆次还每天接送她上学放学，直到她升上高年级。在那以后，一旦下午突然下雨，盆次都会拿着伞到学校去迎接赖子。对他来说，赖子想必如同亲孙女一般。

随着年龄渐长，原本就不灵便的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，因此盆次认为，若住在同一座房子里，自己会给艳子添麻烦。他一向老实诚恳，对周遭考虑得异常周到，始终那么温柔，甘愿粉身碎骨侍奉阿染一家。艳子特别喜欢盆次这个人，又因为从小与他相处，一点都不在意他怪异的外表。正因如此，长到十八岁上下，艳子就把他当作了父亲，并在成年以后公开称呼他为父亲。

楼里常年弥漫着不让艳子称呼他为父亲的氛围。母亲阿染很讨厌她如此称呼盆次，楼里的女人虽然整日多得盆次照料，却都用轻蔑的目光看待他。艳子不喜欢那些女人的傲慢，年幼时还是只能顺从。要抵抗楼里的氛围，须待艳子自身成年，拥有了力量才行。

可是一旦艳子称其为父亲，盆次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抵触。他似乎认为自己低人一等，没有资格成为艳子的父亲，每次听到那个称呼，就会惶恐得几乎要流下眼泪，磕磕绊绊地拼命劝诫艳子，万万不可这样称呼他。

艳子有时会想，自己的父亲究竟是谁？无论再怎么回忆，她都想起疑似父亲的男性曾经造访过楼里的母亲。莫非那人虽是常客，却把一切巧妙掩饰了？母亲从不告诉艳子究竟谁才是她的父亲。她问过盆次，他也只是回答不知道、这怎么好说。

花街就是这样的地方。常来光顾的老爷们都有家室，花街女人就该遵守不给他们添麻烦的规矩。可是尽管如此，艳子觉得这也太过分了。一般在楼里，尤其是亲女儿心中，应该对父亲这个人隐约有所察觉才对。然而阿染将事实掩盖到这个份上，莫非是因为对方有着高不可攀的地位？艳子曾经思索过这个问题，可是直到现在，她都不知道答案。

以上便是鹰科艳子的生平。吉敷每次与通子见面，都会听她讲到艳子的过去、成长历程，以及金泽花街这个特殊的成长环境。艳子似乎没有刻意隐瞒过自己的过往。她不仅擅长日本画，还是日本舞和三味线的行家，只要有人请求，她偶尔也会露上两手。花街的成长背景对她来说似乎是种骄傲，想必也是她十几岁时虽然出了台，但是从未委身于哪位恩客的缘故。

正因如此，不仅是通子，金泽许多人都熟知艳子的经历。艳子为人爽快，性格大方，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他人，因此深得大家欢心。她没有必要隐瞒，没有人会利用她的过去编造恶毒流言。

如此听闻下来，便知道艳子特有的腔调、气息和举手投足之间略微异于常人的姿态其实来自艺伎界，并随着年龄增长形成了独特的个人气质。艳子就是这样的女子。

后来，艳子把独女养育成人，随即拜入了一位知名日本画作家的师门，开始学习日本画。可能因为天赋使然，她很快便在金泽画坛崭露头角，如今已成为金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。

想来，她的花街背景和未亡人身份都对事业发展形成了有利影响。艳子站在如今的立场上，创作了吉敷眼前这幅不可思议的剑士画，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呢？是什么促使她画了这幅画？

正如上文所述，吉敷对妻子店铺的房东鹰科艳子多有耳闻，可能比一般人都更了解她的特殊过往、家庭性质和为人性格。然而吉敷掌握的信息中，并不存在足以说明这幅不可思议的亡灵剑士画的东西。

2

“爸爸。”

听到呼唤，他转过头去，发现是雪子。

“我们去吃中午饭吧。”她说，“你肚子饿了不？”

“嗯，是饿了。”吉敷回应道。

“食堂可以吗？”

“好啊。”

吉敷嘴上应着，目光还是离不开那幅画作。

“你看上那幅画了？”雪子问。

“嗯，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，有点奇怪对吧？雪子心里怎么想，你认识这个人吧？”

“嗯，这个剑士没有脚呢。”

两人并排站在画作前，会场人不多，因此在这里驻足多久都不会打扰到别人。

“他是个幽灵。你听鹰科阿姨说过她为什么画这幅画吗？”

“没听过。不过艳子阿姨说她不相信幽灵。”

“不相信，可是却画了？”

“嗯，我记得她说过，自己不相信幽灵，但是小时候看见过一次。所以我觉得，这幅画可能是她根据回忆画的吧。”

“那么说，这是她的真实体验？”

吉敷惊讶得瞪大了眼睛。

“应该是。艳子阿姨很早以前就说，自己之所以成为日本画家，是因为有个无论如何都想画的主题。说不定就是这个。”

吉敷再次惊讶地看向女儿，然后目光回到画作上，这样问道：

“她说因为想画这幅画所以才成了画家？也就是说，她心里一直想把这幅画给画出来？”

心里有个无论如何都想画的主题，所以成了画家。她加入画塾，并且把以前的创作都当成了技巧的磨炼，一直努力至今——这的确有可能。而且，这张画细节处体现的仔细，仿佛也在印证这个说法。如此一来，这幅画便是她志向的终点吗？

“你可以问问她本人啊，艳子阿姨人在东京，可能就在这所大学里。她昨天跟我通电话是这么说的，待会儿我再打个电话问问吧。”雪子说。

“好啊，那我们去食堂吧。”

吉敷从画作前离开，与女儿并肩走了出去。

“你看到妈妈的作品没？”雪子问。

“看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还是一样优秀。不仅是镀金工艺品，还多了很多布料制作的小饰品呢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今年还做了赤门对吧。”

“嗯，妈妈说那是非卖品，是她专门为这次展览加油制作的。”

父女俩走出博物馆，悠闲地穿过没有铺装的道路，雪子问了一句：“你要看赤门吗？”

他们走出门去。

门前大路车水马龙，噪声比较大，他们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。

“东大原本是加贺藩的宅邸吧。”吉敷问女儿。

“嗯，加贺前田家的，属于江户上屋敷[2]。”

“那这扇门是——”

“御守殿门。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有，而是加贺藩主前田齐泰迎娶当时的将军德川家齐的女儿溶姬时，为了纪念而修建的门。”

“我总感觉这扇门连接了这里和金泽啊。”吉敷说。

“溶姬就是穿过这扇门嫁进了金泽大名家。”

“江户与金泽的姻缘啊。刚才那个展览好像也突出了这点。”

“对啊，它现在成了东大的门。我也是从天桥立搬到了金泽，在那里上了高中，才想考上这所大学的。”

“不过你也真够棒的，竟然考上了这么难考的大学。我一开始还以为肯定没戏呢。”

“我也觉得。不过好在我擅长记东西，可能像爸爸吧。”

“不太像，反正你爸爸肯定考不上。”

“不过我到东京参加模拟考试的时候，从爸爸家到这里，只要坐一趟大江户线就到了。”

“嗯，那只是碰巧，我搬家的时候根本没往这方面想。”

“我还是觉得一切都跟这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”

“是啊，我也为雪子感到骄傲。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优秀，爸爸真是一点都不了解。不过我们现在住驹场，一趟车到不了吧。”

“嗯，不过只要在青山一丁目和涩谷转一下车，不算太麻烦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这道门很有意思。当时号称加贺藩算盘武士的猪山信之负责准备藩主的婚礼，还修建了这道门，然而加贺藩和猪山自己家都深陷财政危机，根本拿不出预算，所以啊——你快来看。”

雪子先穿过了门。

“你瞧，门背后并没有涂成红色。”

她指着背面说。

“哦，是真的。”

“这是为了节省涂料费用，理由是溶姬嫁进来的时候，穿过门绝对不会往后瞧，所以对着宅邸那一侧就没涂成红色。”

“是吗，太会算计了。”

吉敷点点头。

“他们当时肯定特别穷吧。”

他们从安田讲堂前的入口走进地下层的食堂，买完餐券后，两人打了咖喱饭对坐而食。

“这里最受欢迎的是超辣担担面，特别多的人爱吃。”

雪子说。

“是吗，下次我也试试看吧。”

吉敷并不讨厌吃辣。

“爸爸，你最近总是吃这种东西吧？什么猪排盖饭啊，还有辣面条、辣咖喱。这对身体可不好。”

“不会不会，最近我主要吃和食，比如多线鱼，还有烤鱼套餐。”

“我只能周日给你做饭，真是委屈你了。”雪子说。

“那怎么会，周日能吃到就足够了，我平时太忙了，所以特别感激。”

“你没办法让作息规律点儿吗？”

“嗯，我已经在尽力了。”

吉敷说。

“到东京来上大学，还能跟爸爸住在一起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不过你妈妈现在孤身一人，肯定很寂寞吧。”

“嗯，所以我每天都跟她通电话。”

“哦，是嘛。”

“她很担心爸爸的身体哦。我突然闯进你家，你会不会嫌弃啊？”

“完全不会。不过你三年级要去本乡上课吧，到时候就方便了。”

“嗯，只要坐一趟大江户线。”

“原来文学系从大三开始也要去本乡啊。”

“是啊，大二下学期有升学分科，要提交自己希望去的专业。”

“都有什么系啊？”

“你说专业吗？分科是选自己想读的专业课程。”

“哦……是嘛。”

“文学系有语言文化学、思想文化学、行动文化学和历史文化学四个专业。”

“哦，好复杂啊。雪子想读哪个专业？”

“我的志愿是语言文化学，不过还要看成绩。如果能上，那就是文学系，语言文化学专业，英语英美文学专业课程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就是英语专业啦。”

“哦哦，英语专业啊。”

吉敷越来越觉得父女俩一点儿都不像，因为他一句英语都说不出来。

“我上高中时，班里有个白人老师，所以我喜欢上了说英语。”

就在这时，雪子的手机响了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岛田庄司精选作品合集（全18册）》[日]叶真中显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889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